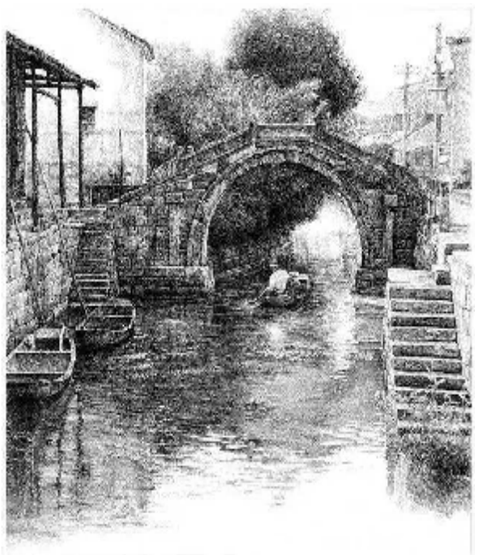
家在桥头河旁

◉ 陈卫中



桥头河静静地流淌,从南向北、从北向南,不知从何时已经开始,现在依然还是如此。从没见过其波涛汹涌,也不曾见过其断流干涸。就这样静静地流淌,为了生活在两旁的人们,也见证着他们的苦痛和幸福。

我的家就在桥头河旁,从我爷爷的小时候就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如此。虽然房子早已改变了一次一次,但家一直就在这里,在桥头河旁,静静的,就像是水在河里的流淌。

桥头河在哪,在千秋,在射阳。河也不宽,地理也很偏僻,名字也是村上人习惯的这样叫,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哪个桥头。也许给你最先进的高德导航,也未必能够找到,但于我却再熟悉不过,也将永远不会相忘,直到不能想起。

父母生我养我,从早到晚,从小到大,从这里到远方。告诉我来自何处,源头在哪里;即使飞得再远,这儿永远是根;即使再辉煌风光,依然生长着桥头河的基因。桥头河伴我陪我,给我曾经的快乐,长久的相思,以及无限的感怀。

童年最可忆,虽然生活也不很富足,但总是最快乐。桥头河里的水是那么清澈,捧起来、咽下去,是那么的甘甜。最难忘的是夏天,一群的孩子,光着屁屁,在河里一泡就是半天。除了嬉闹,还能有所收获,些许小鱼,些许螺螺蚬子。经母亲的巧手,也是一餐美味。那时的冬天也冷,河面就是天然的冰场,哪里需要什么冰刀,我们一样溜得汗淌。在童年的记忆中,家旁就是河,河旁就是家,家和河有时竟是难以区分的。

后来,外出读书。开始是高中,再就是大学。起初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再就是半年才能一回。慢慢地,家旁的桥头河,就从相知变成了相思。它还是那么静静地流,还是那么澈澈的清。一遍遍地问,一次次地想,生怕她改变了记忆中的模样。时间流逝中,慢慢地,竟发现水不再清澈见底,河面上也漂起了些许绿藻。虽然也是绿绿的,但总觉得不是那么的协调。

出去了,就没有回来。告别了父母,也告别家旁的桥头河。在城市里工作,也在城市里安家,我也在城市里过着自己的生活。日子久了,我思念家,但主要是我的父母,很多时候竟不再想起那条河。只是偶尔家里来人,或是城里老乡聚会,才又提起它。

现在关于家乡的事,更多的来自母亲电话中的唠叨。说河边那条路,已改建成水泥路了,下雨天也能照样出门;说家里的收成,现在种起了白蒜,种一季,既能收蒜苔,也能收蒜头,效益很不错;说河对面的二爷家孙子,考上了大学,正在请亲戚朋友喝酒。除了高兴的事,也有些事让人纠心。说用上了自来水,河没人护了,杂草丛生;说有几个我小时候的玩伴已经走了,也才五十出头,好可怜。妈妈的唠叨中,家乡在变,河在变,一如这个变化的时代。回头想想,自已也在变,从公房宿舍到高楼阔屋,从一头黑发前两鬓斑白,从为人子到为人父。一切都在变化,也便有些心安理得。

疫情缓解,抽空回了趟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小住了两日,也有机会陪父母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和河边的路一样,村子里的路多做成了硬质路面,平坦而且干净。人家多的地方,路旁还安装了路灯。除了集中居住点上有十几家二层小楼,散居的房子多半破旧,好几家门前的场上都长满了杂草。在村里遇见的人,除了小孩,多半是五十开外的,年轻人很少。走在河边,河水依然是那么静静地流淌,已不像记忆中那么清澈。偶尔碰见钓鱼的,桶里的鱼拼了命地挤在一起,也不知想干些什么。父亲说,村子里的年轻人多到城里打工了,没什么人种地了,下一季就要土地流转了。从父亲的语调中,他是不赞成的,但也没有办法,更有些许忧伤。没有了年轻人,就缺少了生机。

我劝父母同我一起进城,他们没同意,说现在还能照顾自已,等到实在不行了再说。我想,真的等父母也走了,老家也就没了。站在桥头河边想,即便家不在了,但河一定还在,桥头河的水一定还会静静地流淌。若干年后,这静静流淌的河是否还会记得有那么一个光着屁屁游泳的孩子,是否还会记得河边曾有陪伴它很多年的我的家。

玉蝉吟如诉

◉ 许尚森

夏秋之际,玉蝉栖身高枝,尽情歌唱。或沉郁,或洪亮,或落寞,或激昂,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诗人黄裳不禁发问:“乱蝉何事,冒暑吟如诉,断续声中为谁苦?!”

蜂鸣是生命的呐喊。玉蝉长期蛰伏地下,成年累月在黑暗中拼搏,命运中充满了困难和危险,生物学家法布尔这样描写玉蝉:“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歌唱,这就是蝉的生活”。玉蝉知道自己一生的短暂,生活来之不易,理应将短暂变得辉煌,所以,只争朝夕、冒暑长吟、执拗不息、绵绵不绝,被人们誉为“不知疲倦的歌手”。由此可见,蝉鸣是历经艰难险阻、不折不挠精神的象征,是成功者的赞歌、是短暂而辉煌人生的写照!

蝉鸣是感悟人生的真切抒发或为洁身自好者讴歌。“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籍东风”。在这里,“清露”言洁、“疏桐”言高、“流响”声远闻也。诗人借蝉赞扬立身高洁、洁身自好的品格,这是地地道道的清华人语。或为羁旅远游者抒怀。漂泊无涯者听蝉鸣,“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不尽的漂泊之愁,使其归心似箭。或为伤情念别者倾诉。惜别之人听蝉鸣,特别凄凉怨切,勾引了无法言传的分手之苦,正如宋代诗人葛长庚描写的那样:“听得寒蝉声断续,一似离歌相答。”蝉鸣确实渲染了悲情,深化了悲意。或为老病孤苦者伤感。老病孤苦者听蝉鸣,自当病翼惊秋、枯形阅世、顿成凄楚、余音更苦,从而渲染和烘托了作者凄苦哀怨的意境和情感。或为抱负高远者感叹,搞抱自负高远者听蝉鸣,往往因深得器重,声名远扬而自慰;因才华未展,壮志未酬而自嘲;因怀才不遇,潦倒终身而哀叹。人们以蝉抒怀,借蝉言志,旨趣迥异、各臻其妙!晚唐诗人李商隐才华横溢,却不受重用,令其发出“本以高难抱,徒劳恨费声”的哀叹,隐喻自己郁郁寡欢的情感。或为蒙难之人担忧。蒙难之人听蝉鸣,顿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被诬入狱,一片忠心换来自身陷囹圄,顿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便借蝉鸣抒发自己愁苦、压抑、辛酸的悲情怀,充满了幽愁、压抑、缠绵悱恻的情愫。

蝉鸣是大自然献给人们的天籁之音。其声犹如柔袅蓁丝,好像娇妙茏烟,恰似离歌相答,形同自诉憔悴,曹植赞美它:“独怡乐而长吟”,当你心倦神疲,正想寻梦之际,阵阵蝉鸣犹如娓娓动听的催眠曲,使你安然入睡。“蝉噪林愈静”,便是描写这样的幽静!

时常梦回淌鱼事

◉ 邹德萍

“小区菜场喧声闹,挑选卖买称心笑,忽闻水花声犹扰,原是鱼儿惊恐跳”。走进菜场,水产专区鱼蹦虾跳蟹爬却是繁忙热闹无比,“无鱼不成市”,此话名言也。

“买鱼吗?”,我循声看了一眼。

“野生的,自己弄的,新鲜着呢!”只要你“行动迟缓”点点儿,调侧下头,人精似的卖鱼人就如同钓鱼者看到水中渔漂移抖动的七彩浮子一样紧盯不舍,大有“猎物”即将上钓的兴奋。

其实,我很喜欢吃鱼,常去的菜场有人认识我,但我更欢捕鱼。“才钓的鱼呢”,一句话,一个字,又“钓”起我小时侯捕鱼的许多美好的记忆与乐趣来。

我的家乡在苏北平原,还被誉为“鱼米之乡”,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乡”,但从来不缺水,位于人工开挖的苏北灌溉总渠南侧,自然的射阳河北边,门前有条不大不小的八丈河,不远处有条南北向大干渠,专门把总渠的洪泽湖淡水引进田野的沟沟渠渠,所以,无论我走在家乡何处,空气中都会弥漫着独有湖水的那种甜丝的气息,喝一口比今天瓶装水还沁人心脾。

对于“水乡水香”,外地人是没有这种体会的,那是早已刻入乡土味蕾的基因。有水就有鱼这话不假,从我记事起,我对鱼及捕鱼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见识并参与了多种捕鱼方式,都饱含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从中体会到许多人生哲理。

我在写作过程中,每每写到此,都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有股力量冲击着我。

我的家乡,除了平原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沟、河、渠、荡、圩、塘、滩,独缺少湖。由于是黄海淤积带海平面真高平均只有 1 米左右,最低的地面仅 0.7 米,自然形成西高东低地势。水往低处流呵,因此,人们利用自然水位落差,在渠上造了几道腰闸,用于调节水位,按照人们的意志有计划性地把水引进干渠,再进支渠,流入水渠、田头水沟,然后拖锹放水灌溉农田,总渠水自流灌溉农田成为家乡独有一景。

总渠上通洪泽湖,淡水充足,鱼类半富,品种很多。鱼水里而生,也随水而来,人们很快发现并掌握了这个规律,利用自然水位落差进行淌鱼。

“江村人事少,时作捕鱼郎”(唐·岑参)。我就照葫芦画瓢,择地去淌鱼。就在进水口或排水口处,用泥土垒成土坝,一般低于水位 10 来公分,坝下方不少于 30 公分处,用网或竹(柳)篮子或芦苇帘子埋入坝内,用硬泥塞紧缝隙,铺几根芦柴、蒲草或小树枝,再用小树棍或锹锨支撑托起网、篮、帘等。网具得要用绳子扣上口拉紧到一定高度,并用小树枝扎入泥中固定好。淌鱼一切就绪后,等着顺流而下的鱼而入“瓮”了。

这个方法跟山区或丘陵地带,在溪水流下某处拦网(用箩、篓、篮、筛等工具)捕鱼的原理是一样的。

鱼也是水中反应灵敏的生灵,一旦发觉误入了歧途,都会本能地左冲右撞、上跳下窜,作四处的冲锋陷阵,几次努力无果后,就变得听天由命温顺得多了,不再作徒而无功的搏击。为了防止鱼儿窜跳蹦跶跑掉,我还会学着他人的做法,在淌鱼具的上方,用柴草或多余的柴帘子等物盖起鱼具三分之二,留下尺把高活动空间,这样鱼就很难逃走。当然,用网具就省去这个麻烦的。

春夏季鱼要交配产卵,相对活跃些,夏秋是淌鱼的最好季节。白天淌到的多数是小鱼,偶有极少数“愣头青”会鲁莽随水流下来。到了夜里放松警惕的大点鱼儿会成群结队争先恐后的随流而下,第二天淌鱼人总会眉开眼笑地收取囊中之物。此时的瓮中之鱼,却并不温顺,鱼见人都会再次窜跳蹦跶,作最后努力突围的。我是经常有抓在手中的鱼摇头甩尾挣脱跳下水跑掉的,开始多少有点儿可惜,后来常见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了。鱼儿变得不再听天由命温顺了,这是生灵的应急反应。

拎着鱼回去,全家即可美美地吃上一顿“鲜鱼宴”,或红烧、或清蒸、或煮咸、或烧汤,也有腌制、晒干,鱼多还分享给亲友邻居共享,有时也拎去桥口或街头卖了,换些盐、糖、火油、肥皂等贴点家用。

正可谓:时常梦回淌鱼事,只留乐趣记忆中,经历人生更丰富,淌鱼方式亦文章。

◉ 陆军

芒种过后,不期而遇的雨水让淮海的树木草坪充满了勃勃生机。一天,我正享受着唯美乐曲的时候,忽然发现,眼前树上飘落了一层粉红色的花朵。呀!是农场行道树的合欢花开了。

淮海路北侧近千米长的人行道旁,生长着近百株高大茂密的合欢树。虽不延绵,但也成了几处风景。六七月间花开之时,茵茵绿树中红中带粉,粉中透红,绽放出一种爽滑似的美丽。也许它生长在淮海路的北侧,没有楼房的遮挡,光照充足,合欢树一到夏季就是繁花似锦,像是一层花,飘逸在绿树之上。在人们的视角里,如云似雾、缥缈虚幻,让人着迷。

看到如此迷人的花卉,不忍采摘,只是轻触低矮的枝条观赏着,或是拿出手机拍了个特写,定格在心间。近距离触摸着、观赏着精灵般的花丝,如伞似扇,又像是一朵朵焰火。无数根笔直的细丝缀在花瓣上,整个针形的花絮像是精雕细琢一般,齐整有序,由浅入深的颜色也从花朵的中心渐变至最顶端,并且色彩丝丝入扣。而不同合欢树上的花朵色彩虽有差异,有的绯红,有的粉红,有的淡紫,但同一树上的花朵有序绽放,绝无斑驳或是凌乱之处。

你瞧,它的每一根花丝都是努力地上举着,让扇面昂扬地向着天空,始终高昂着脸面向上,给人以蓬勃的力量。并且日落而合,日出而开,一张一驰,尽显妩媚风情。特别是每朵合欢花只有一天开放的花期,让我更觉得她的珍贵。如果你要瞧待开的花朵,清晨是观赏它最美的时刻,此时的花朵吮吸着露珠开放,将每一朵朵花绽放到最极致,大有一种“娇艳欲滴”之感,娇艳到让人不忍心触碰。

在农场,我喜欢的花卉很多,但合欢是我异常喜欢的那一种。喜欢它把花儿尽情绽放在枝头的形态,又欣赏它漂浮在叶片上方的“云彩”,并在翠绿叶片的衬托下,显得这一片片花朵是多么的娇贵。因为它把自身最独特最美丽展露在路边,让人们在欣赏和流连中,增加了人们对爱护生态、保护自然的动力。

合欢树,是淮海路上的一道明亮而有韵味的风景。那轻柔飘逸悬浮在树上的花朵,与农场美丽的建筑广场和路边公园融为一体,展现着风景这边独好的意境和美丽。

盐场雷雨

◉ 胡海宽

滩涂的雷雨,另有一番情趣。如果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感觉雨中的甘味,那样的令人回味,更让人浮想联翩。

细算到盐场已有 30 个年头,经历多少次雷雨已难以说清了。现又到了雷雨肆虐的时候,想想过去多少个夜晚,从睡梦中被雷声惊醒,不论白天工作多么疲惫,此时都要立即起床,抢保卤、忙苫布,保证卤水不受冲,盐斤不淌化。饱尝着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夏天的雷雨浮躁、狂妄,既像野蛮者的粗鲁、火爆,又像盐滩征途上的鼓角。半夜时分,当夜幕下一声惊雷像炸开了的锅划破黑暗的夜空时,小组的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雷雨回波的方向,离我们所处的位置还有多远,向什么地方发展等等。遇到紧急情况,也许人们还在梦乡中悠悠地酣睡,但靠天吃饭的盐工们立即冲出窝巢,与雷雨“幽会”。雷雨时的旋律是紧张、热烈、急促的,盐工们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云在天边翻滚,雷在空中震响,绵延十多里的滩涂被雨幕笼罩着。风来了、雨来了,一排排水银灯在风雨中坚强地摇曳着,工人们的手电筒在盐圩深处犹如萤火虫的光影在晃动。盐工们像快速作战的战士,迅速抢保卤、解缆绳、推塑布,浑浊的夜空,风声、雨声、雷声成了特殊的交响曲。锯齿形的闪电、轰隆隆的炸雷在头顶回旋示威,他们毫不介意,反而以此为号角与暴风雨争夺时间,争夺胜利。在天公大显威风之时,在与暴风雨抗争的过程中,人帮人、滩帮滩的互帮情景随处可见,遥相呼应的声音,唱响了一曲曲“雨中情”。此时此刻,盐工们忘记了一切恩怨和隔阂,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他们心中的得与失、情与爱,都在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人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当以胜利者的姿态忙好一切后,那种惬意心情不亚于举杯畅饮时的幸福。

有时候,雷雨来得快退得也快,当最后一块黑云向远处缓缓移动后,雨过天晴,“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美景又给人一种清新、亮丽、祥和、温暖之感,显得特有韵味,让人心旷神怡,盐工们的心情也如同这多彩的天空一样显得特别清朗。

朋友,当你的窗被闪电映亮的时候,当雷声惊醒你睡梦的时候,朦胧中你也许在心中咒骂这天气影响着你的睡意。但你可知道,这时,盐工们视雷声为命令,正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们在观云测天,他们在与雷雨抗争,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雨,让生命在雨中更灿烂。

又见“八大碗”

◉ 张建忠

盐城“八大碗”,八十年代前出生的盐阜人都应该记得,其实,“八大碗”就是“喜酒”的代名词,说吃“八大碗”去,也就指吃喜酒去了,乡村的妇女把箱子里已经压得板整整的衣服穿上身,头上抹点梳头油,自行车龙头上挂个布包,行走在乡间的路上,与见面的每一个人打招呼,“我去吃‘八大碗’了,偏偏你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此,一个庄上的人都知道,谁家七姨八姑家今天什么事情,谁谁去吃“八大碗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八大碗”已逐步离我们而去,也基本上听不到“八大碗”的声音。可前些天,在街上看到一家“八大碗”小饭店,不由我再次想起了我小时候心目中的“八大碗”。

我老家在农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吃“八大碗”,浑身来劲。那时候的“八大碗”,只有到结婚、生日、定亲、新房收工等大的喜事,才能吃到这丰盛的菜肴。春节农家不做喜事,也很少吃到,就是做丧事也仅仅只是“六大碗”。那时的“八大碗”,有几样菜总是固定的,如肉皮、肉圆、瘦肉充鸡、大肥肉、羹、海货、鱼、涨蛋等八样菜。如果有人请吃“八大碗”,就知道要掏钱出礼了。那时候,“八大碗”成了大人掏钱消费和农家孩子改善伙食的信号。一听到“八大碗”,孩子们口水就直淌!从小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喜欢“跟路”。爹爹、父母亲换新衣服外去出人情,我知道肯定是去吃“八大碗”,于是就寸步不离他们。有一次,我爹爹去邻居家吃喜酒,由于我当时已上五年级,跟在大人的桌子旁边很难为情,但自己又喜欢吃肉圆。于是我就躲在邻居的人家门口小沟里,我爹爹等肉圆上桌子时,就先用小碗盛起来端到小沟里送给我。那时候的我,看到喷香的肉圆,一个箭步跳到沟坎上,端起我就狼吞虎咽起来……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逐渐实现一体化,农村人家做喜事也到镇上和县城大饭店办喜宴。“八大碗”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变成了现在的十几碗,最多的达到了十六碗。现在人是每天在过年,想吃什么就烧什么,愁吃愁穿的时代早已过去!然而,现在再次看到“八大碗”,仍然是一往情深,因为它不但是农村饮食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是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有力见证。时下全国上下大兴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之风,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少吃为好!“八大碗”变成“四小碗”、“三小碗”这样更好!不是吃不起,而是在好好吃!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